

# 齊白石傳

(九)

易 恕 孜

## 概述妻德留示子孫

白石老人的妻子陳夫人，死於民國二十九年，白石老人七十八歲。白石老人說陳夫人於十三歲來歸，相處六十多年，實則離別的時日居多，團聚的時日為少。他們夫妻最後的一次團圓，是在民國二十四年的四月，白石老人曾自北平南還，在茹家坤的家裏，住了三天，那時候陳夫人年已七十四歲，白石老人說她瘦得可憐，臨動身北上別家時，不忍和她相見。白石老人曾說陳夫人跟隨他熬窮受苦，從無怨言，他雖有恆河沙數的話，也難說盡貧賤夫妻之事。他寫的這篇祭文，敘說陳夫人的生平賢德概略，情意真摯，言詞纏綿悱惻，痛不可止。他還說要留備後世子孫，觀覽勿忘。

白石老人寫的「齊璜生平自述」與「白石自狀略說」：

「齊璜歲龔齡，見狗子貓兒則笑，見生客則哭，呵呵若有所責。祖父祖母愛之，小時多病，病危時，祖母嘗禱於神祈，以頭叩地作聲，傷處墳起。四五歲時，或柴火圍爐，

祖父以鉗畫灰教純芝二字，曰：「此汝名也。」嘗以黑羊皮衣左襟裹於懷睡之。年九歲，以外祖設村學於白石舖之楓林亭，予走讀，春雨泥濘，祖父負予於背，左手提飯籮，右手把雨傘，口教論語，是日所讀之書，途中早熟記矣。曰：「汝用心若是，惜越明年，將欲汝牧牛。」一日，祖母使予與二弟純松各佩一鈴，言曰：「汝兄弟日夕未歸，吾則倚門而望，聞鈴聲漸近，知汝歸矣，吾始安心為晚炊。」也。予聞此數語，當即流淚。是時，予年雖小，覺讀書有味，牛放於楓林亭外，仍就外祖父點論語下卷，坐學間讀之；如手欲拾薪，將書挂牛角；歸則寫字。一日，祖母正色曰：「汝只管讀書寫字，生來時走錯了人家。諺云：三日風，四日雨，那見文章鍋裏煮？」明朝無米，吾兒奈何！算命先生謂汝終當別祖離鄉，汝果欲讀書做官，遠離故鄉耶？」年十又二，先父令其從事於大匠，作鄉里之木器，粗細皆工。朝為工，夜習畫。二十歲從胡沁園、蕭獅階游，能寫算，猶不能與人通書簡。客南泉，黎雨民贈錢紙十匣與

予，隔壁通函，予不得已，每強答，如是數月，能老實成文。由是與黎松互相摹印，與王仲言、羅眞吾、醒吾、陳獲根、胡石安諸人為詩友，借龍山僧寺為詩社，謂為龍山七子，推予為社長，論齒也。三十八歲，人求畫南岳七十二峯圖，酬二百四十金，始佃蓮花峯下百梅祠屋居焉，強出星斗塘時，吾祖母尚存，烏私無補，予之不成人子，乃此一大事也。年四十，時天正寒，忽得友人夏午貽、郭保生來電報，聘之長安為畫師。風雪過灞橋，識樊樊山。越明年春三月，夏偕予入都，教姚無雙作畫。將行時，樊山約予曰：「吾五月亦必到京，薦君見慈禧，并薦繆夫人作借山之門客。其年癸卯閏五月，樊山始到京，探問，齊山人前五月，過黑水洋，轉上海還湘矣。夏、樊相語曰：此人志高性僻，真隱逸之一流，伊未出京時，吾欲贈錢若干，勸其就便引見，捐一縣丞，其職雖小，亦朝中命官，現吾父已陞江西巡撫，先生相見到印如何？伊不答，竟出京。甲辰，聞湘綺老人遊江西，予亦往晤。衡州之銅匠曾招

吉，湘潭之鐵工張仲颺，乃湘綺之門客，凡十三人。七月七日，乘小橋，七十有餘之老師親身約客曰：南昌自曾文正去後，文風寥落，吾今日門客贈來石榴，今夕可共食。是夕，師留小住，與故人之子孫對坐，忽傳來一紙條，十字：地靈勝江匪，星聚及秋期，并云：依年齒聯句，此作詩之盛會，算第一度出京。予如是游桂林，看陽羨山水，看獨秀山之一鏡亂星。越年，再游桂林，轉廣東之欽州，過東興之鐵橋，看安南之風景，再過黑水洋，至蘇州，看中秋無月之虎邱山。十年之中，五出五歸，世味飽管，便思縮足，買山近衡嶽，碧紗廚裏讀書十年，著有借山吟館詩草。值丁巳鄉亂，無處逃避，偶與樊山書，答函勸予居京都，可賣畫自食。故友得與樊山、松厂、宗子威、趙幼梅、楊雲史、賀孔才、陳散原常晤談。今樊山死，諸友皆離散。今年晤陳石遺、金松岑、方鶴叟三君於成都，此生之朋友相識最晚者也。湖上有家不容予歸，時年七十又六矣。能活幾何？因營生曠於香山之陽，于右任、汪貽書皆為書墓碑，文曰處士齊白石之墓。予回思祖母所謂之算命先生之決斷如此，真神乎技矣！

「……生於湘潭南行百里杏子隴星斗塘老屋。八歲，始從外王父讀書於白石山上之楓林亭。春雨泥濘，王父左提飯籩，右擎雨傘，負予背，朝送往暮負歸。性喜學畫，以習字之紙裁半張畫人物，外王父嘗不見許。秋來因病

，讀書中止，在家取帳簿紙仍舊寫字塗畫一日，王母曰：「汝父無兄弟，得長孫愛如掌珠，以為耕種有助力人矣。汝善病，或巫醫無功，吾與汝母同禱於神，叩頭有聲，額腫墳起，嘗忘其痛苦。醫謂食母乳，母當禁油膩，汝母過年節嘗不知肉味。吾播百穀，負汝於背，如影不離身。今既可砍柴為炊，汝只管寫字。俗語云：三日風，四日雨，那見文章鍋裏煮？明朝無米，吾孫奈何！惜汝生來時走錯了人家！」如是，乃將論語掛於牛角，負薪，以為常事。年十二，王父去世，父教扶犁。因力弱，復令學木工，朝為工，夜鐙習畫，年廿七，慕胡沁園、陳少藩二先生為一方雅正人，事為師，學詩畫；蕭鄉階、文少可皆拜為師畫，如是能寫真於鄉里。借五龍山為詩社，社友王仲言一班凡七人，謂為七子。推白石為社長，黎松厂、薇蓀、兩民為詩友。識張仲颺，引為湘綺弟子。壬寅年四十二，識夏午貽，郭葆蓀，李梅庵兄弟叔姪。是歲冬，午貽由西安聘為畫師，教姚無雙，風雪過孺橋，遠看華山，識樊樊山先生，見張仲颺、郭葆蓀，游碑林雁塔，浴溫泉，越歲癸卯春，午貽請畫畫師職，同上京師。樊山曰：吾五月當繼至，太后愛畫，吾當薦君（樊山為題借山圖詩：寧獨蛟螭隱金篋，便當犇鼎登明堂，蓋欲舉薦也）。由西安上京華，道過黃河，望嵩山。到京居宣武門外北半截胡同，識曾農髯，晤李筠庵、張貢吾。五月之初，聞樊山將至，白石平生

以見貴人為苦事，辭午貽欲南還。午貽曰：壽田欲贈公，以錢為壽，不如贈公一縣丞，職雖小，亦朝中命官，就此引見不費一文錢，家嚴即升江西巡撫，君到省立即上印，也是一好頭事。白石笑謝之。過黑水洋，到上海，居越月，還湘。甲辰年四十四，侍湘綺師游南昌，七夕，師賜食石榴，招諸弟子至家，即席曰：南昌自曾文正公去後，文風寂然，今夕不可無詩。坐中又有鐵匠張仲颺，銅匠曾招吉及白石，推為王門三匠。登滕王閣，小飲荷花池，游廬山，越明年，汪頌年為提學使，偕遊桂林看佳山水，遊陽朔。越年節，得父書報四弟從軍已到廣東，令白石追尋，因過蒼梧，至廣東，居祈園寺，探問，移軍欽州矣，到欽州，郭葆蓀留之教姪人畫。游端溪，謁包公祠。復游東興，過鐵橋，看安南山水。久客思歸，攜四弟由香港海道至上海，一日乘輿，思游虎邱，是日至蘇，天晚宿駙馬府堂。虎邱歸，復尋李梅庵於金陵，居三月始還家。造一室曰借山吟館，置碧紗榻其中，蚊蠅無擾，讀古文詩詞；餘閒種果木，繞屋三百株。辛亥，侍湘綺師長沙，求池王母馬孺人撰誌銘並書；自刻梅鳥堂印，師方居長沙營盤街，白石往侍。譚三兄弟迎居荷花為上，為先人寫真。先是湘綺師來示云：明日約文人二三，借壘相超覽樓一飲，汪財官與君善，亦在坐，不妨翫然而來。得見超覽樓主人及諸公子。湘綺師曰：瀕生足跡半天下，久未與同鄉作畫，今日可

爲畫超覽樓楔集團。飲後，主人引客看櫻花及海棠花，白石因事還家，未報命。此約直至戊寅年，晤瞿公子兌之談及，始補踐焉。所繪景物，依稀當年。至丁巳避鄉亂，竄於京華，平生知白石畫者郭葆蓀，知刻者夏午貽，知詩者樊樊山，幸二三人皆在此地。白石借法源寺居之，賣畫及篆刻爲業。識陳師曾、姚茫父、陳半丁、羅癸公兄弟、汪謫士、蕭龍友。因寺壁傾倒一角，恐懼，遷於宣武門內觀音寺。識朱悟園，因識林畏庵。佛號鐘聲在枕側，睡不安眠，再遷石燈庵。老僧又好畜鷄犬，晝夜不斷啼吠聲，再遷三道柵欄。再遷鬼門關外。乙亥夏初，攜姬人南還，掃先人墓；哀哀父母，欲養不存。丙子春，蜀人來函聘請遊蜀曰：蜀中之山水勝於桂林，惜東坡未見也！居成都半載，識方鶴叟。回重慶居兩月。年七十七，識張夕圃。秋涼回京華。天日和暢，無過北方，因在此留連廿又三載。竟使全世界知名，皆來購畫。刻借山館詩草一集，刻白石詩草八卷。且喜三千弟子，復嘆故舊晨星，忽忽年八十矣。有家不能歸，派下子女孫曾四十餘人，不相識者居多數。白石小時性頑鈍，王母欲怒欲笑曰：算命先生謂汝成人後必別祖離鄉，今果然矣。雖多男多壽，未有福，對諸世人，徒羞慚耳。」

### 閉門家居畫不賣與官家

白石老人寫的「生平略自述」和「自狀略」，是在他七十五歲與七十八歲的兩年中。先是民國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，日本軍閥在北平廣安門外宛平縣的蘆溝橋，發動侵華戰事，迫使國軍撤出平津，白石老人惟恐淪陷之後，不知要經受怎樣的折磨，國土也不知那一天纔能光復，心裏頭的憂慮，簡直是無法形容。他從此下定決心，閉門家居，不與外界接觸，連國立北平藝術學院和京華美術專門學校兩處的課，都辭掉不教了。次是民國二十九年，白石老人自「七七」戰事發生以後，他在北平一直深居簡出，與人艱於往還，凡敵僞的大小頭子，跟他拉交情，想接近，無論是請吃飯，送東西，邀約照相，聘延參加什麼慶典的應酬，他都一概婉辭拒絕，足不出大門一步。並且在大門上張貼「白石老人心病復作，停止見客」的紙條，斷絕他們上門來糾纏。稍後他又加貼了幾張告白：「白石不幸於前年死去矣，不復在世，欲求見者，請問閻王。」

「畫不賣與官家，竊恐不詳。」

「中外官長，要買白石之畫者，用代表人可矣，不必親駕到門。從來官不入民家，官入民家，主人不利。謹此告知，恕不接見。」

「絕止減畫價，絕止吃飯館，絕止照相。」

「賣畫不論交情，君子自重，請照潤格出錢。」

北平在日軍佔領期間，還有一些專門給日人當翻譯的，常至白石老人家來訛詐，有的要畫，有的要錢，有的欺騙，有的硬索，他爲了對付這般「狗腿子」，也在牆上張貼兩項聲明：

「切莫代人介紹，心病復作，斷難報答也。」

「與外人翻譯者，恕不酬謝，求諸君莫介紹，吾亦苦難報答也。」

白石老人由於這兩年間不與外間往還和減少畫畫的關係，得有多餘的時間爲自己撰文。他所寫的「生平略自述」和「自狀略」，凡是讀過的人，都說他縱筆所之，酣暢淋漓，獨具超邁絕俗的格調和恢宏渾樸的詞句。所以說白石老人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家、書家、畫家、篆刻家，也是一位文學家。尤以出身寒微，而淡薄名利，深知愛國保身，一直保持其「素貧賤行乎貧賤」的高潔品格，使人仰之彌高。

### 志行高潔淡薄名利

白石老人幼時，就不喜歡和官場的人接近，看不起那些作威作虐的官吏。他六歲的那一年，家鄉黃茅驛來了個新上任的巡檢，排齊了旗鑼傘扇，紅黑帽拖着竹板，吆喝著開道，坐了轎子，耀武揚威的在白石舖一帶打圈轉，鄉下人扶老攜幼，拖男帶女的都去看官面，湊熱鬧，祇有他就去。這巡檢原是知縣屬下的小官兒，論它的品級，剛剛够得上戴個頂子，這類官，品流最雜，不論張三李四，阿貓阿狗，化上幾百兩銀子，買到了手，居然走馬上任，做起「老爺」來了。芝麻、菜豆般的起碼官兒，又是花錢捐來的，算得了什麼東西呢？可是「天高皇帝遠」，在外省也能端起了官架子，爲所欲爲。別看大官兒勢大，作惡多，外表倒是有個譜兒，壞就壞在它的骨子裏



。惟獨這些雞零狗碎的玩意兒，頂不是好惹的，它雖沒有權力殺人，却有權力打人的屁股，因此它們在鄉下，很能嚇唬人，弄些油水。像白石老人那樣有骨氣的人自然是眼裏看不慣，心裏不服氣。

後光緒二十八年，他第一次出門遠遊西安，識得樊樊山臬臺，樊很看得起他，送給他五十兩銀子，作為刻印的潤資，又替他訂了一張刻印的潤例。當日有許多湖南同鄉在西安，都認為是白石老人大好進身之階，不可錯過機會，張仲颺並會力主白石老人直接走臬臺的門路，不難弄到一個很好的差事。但白石老人以為那是利慾薰心，不屑為之。

次年二月，白石老人隨夏午詒離西安往北京，樊樊山約他在京相候，要薦他作慈禧太后的畫師，弄個六七品的官銜。但待樊樊山於五月間進京，而白石老人則已爽約出京回家去了。他說：

「我沒有別的打算，只想賣畫，刻刻印章，憑着這一雙勞苦的手，積蓄得三二千兩銀子，帶回家去，够一生吃喝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何況平生怕見貴人，倘若當了內廷供奉，少不得要添出許多麻煩。」

當日夏午詒亦有給他在江西捐個縣丞的打算。午詒的尊人夏竹軒，適是江西巡撫。竹軒亦曾執贊受業於湘綺老人門下，為人樸實懇摯，惟宦途不甚得志，張之洞譏其「政出多門」，但湘綺說他「略似胡林翼，胡能行志，夏齋志耳」。午詒要為白石老人在江西捐個縣丞，慢慢磨到了資格，還能仗他尊人的照應，將來署個縣缺，是並

不難的。但白石老人說：

「我那裏會做官，你的盛意，我祇好心領而已。我如果真的到官場去混，那我簡直是受罪了。」

夏午詒終於知道白石老人的意志，無法勉強，乃將準備捐縣丞的錢送給了他，他連同在西安、北京兩地賣畫鑄印所得的潤資，一共有二千多兩銀子，帶回家去。

他還說：「可算是不虛此行了。」

後來，白石老人避鄉亂定居北京，同鄉賓禮南趨訪，知因陳師曾前於日本之行，使其名重海外，故勸他遊歷日本，順便賣畫刻印，保管名利雙收，飽載而歸。但白石老人却大不以為然。他說：

「我定居北京，快過九個年頭啦！近年在國內賣畫所得，足夠我過活，不比初到京時的門可羅雀了。我現在餓了，有米可吃；冷了，有煤可燒，人生貴知足，糊上嘴，就得了，何必要那麼多的錢，反而自受其累呢？」

賓禮南聽了他的這一番話，所以又說白石老人「大可以學佛了！」

白石老人寄居北平，在民國二十六年以前，為國立藝術學院教授數年，「七七」戰事爆發以後，北平淪陷，他就沒有在學校任教授了。但藝術學院方面，仍間常寄發各種通知，他曾簽函說：

「頃接藝術專科學校通知條，言配給門頭溝煤事。白石非貴校之教職員，貴校之通

知誤矣。先生可查明作罷論為是。」

從「七七」事變以迄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，白石老人在這一段時間，是避世時期，他既是不出家門一步，又減少畫畫，但還是避免不了敵僞人員的騷擾。民國三十二年，日本控制北平的偽機關，派人將他接了去，要聘請他擔任什麼「中日共榮委員會」的委員，他堅不接受，被扣三天，他便寫下「余子孫永不得作日本官」的遺言，表示抗拒到底的決心。後來還仗王揖唐從中緩頰，保釋他回家。他便在其大門上貼出「停止賣畫」四個大字。他說：

「我這個八十開外的老翁，那有許多精力，同他們作無謂的週旋。我是寧可挨凍受餓，決不甘心去取媚那般人的。」

他還有詩答感關心他生活的家鄉老友說：

「壽高不死羞為賊，不醜長安作餓饑。」

抗戰八年，白石老人在淪陷的北平，祇出過兩次門。第一次是民國二十六年的九月，親到他亡友陳師曾的尊人三立先生的靈前行禮弔祭，還作了一幅輓聯說：

「為大臣嗣，畫家爺，一輩作詩人，消受清閑原有命；由南浦來，西山去，九天入仙境，乍亂無經豈離愁。」

第二次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，白石老人陪同張次溪往長椿寺，憑弔散原老人陳三立先生，因為陳三立的靈柩在長椿寺。他還畫過一幅「蕭寺拜陳圖」送給張次溪。

直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，他苦悶了八年，這才鬆了一口氣，正如他詩詞裏所

諷的「太平看到眼中來。」豈料「好景不常」，民國三十八年，北平又淪落中共之手。

當民國三十八年初，中共軍圍困北平的時候，白石老人原本要和作者夫婦一道南遷，祇因他的年歲實在太高，艱於長途跋涉，終於未能成行。但他愛國的心情與對共產黨的認識，却是很深刻的。如白石老人在民國二十一年，日本侵略我國戰火迫近平津一帶之際，他對敵方人員的情形說：

「北平市上，敵方人員，往來不絕，他們慕我的名，時常登門來訪，有的送我些禮物，有的約我吃飯，還有請我去照相，目的是想白使喚我，替他們拚命去畫，好讓他們帶回國去賺錢發財。我不勝其煩，明明知道他們詭計多端，內中是有骯髒作用的，況且我雖是一個毫無能力的人，多少總還有一點愛國心，假使願意去聽從他們的使喚，那我簡直對不起我這七十歲的年紀了。因此在此無辦法中想出一個辦法：把大門緊緊的關上，門裏頭加上一把大鎖，有人來叫門，我先在門縫中看清是能見的開門請進，不願見的，命我的女僕，回說『主人不在家』，不去開門，他們也就無法進來，祇好掃興地走。這是不拒而拒的妙法，在他們沒有見着我之時，先給他們一個閉門羹，否則，他們見着我，當面不便下逐客令，那就脫不掉許多麻煩了。」

但當共產黨組成的秧歌王朝，竄入北平，白石老人雖然仍以對付日本敵人的辦法，緊閉大門，却再也擋不住他們。猶憶作者離平南遷時，他伸指作出「八」數的手式說：「這班人（指八路

軍）進了城，是很可怕的，顧名思意，要共產哪！尤其你是國民黨人，非走不可，我祇有等着受罪了！」

白石老人對於中共的為非作歹，早就一清二楚。然而毛魯澤東畢竟想到他還有「剩餘價值」可以利用，便喊著「探望鄉親」的口號，與郭沫若一同「親駕到門」造訪，使得白石老人驚魂魄魄之餘，連連推說：「我是木匠出身，你們不要清算我呀！」

毛、郭兩人，原想不到會出現這樣難堪的尷尬場面，便自轉圈，說明去意，是要敦請白石老人出來擔任什麼「藝術協會委員長」和偽「人協會」的湘潭代表。白石老人聽說不是去鬥爭他清算他的，方始鎮定下來，嚴正的回答毛魯說：「我一生不要作什麼官，祇要你們不鬥爭，清算我就好了。」

自此以後，他還將厭惡中共的心緒意境，適時寄託於詩畫。

白石老人生就這種高傲不折的風骨，正所謂「貧賤不能移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」。亦如王湘綺曾於「白石印章序」所說：「游藝之事，孤僻者乃絕倫，理勢自然也」。

### 持身勤儉到老不渝

白石老人日常的生活，勤儉而富於情趣，自然然，平平凡凡，實實在在。作者現在這裏描述他的一些小故事來。

作者生也晚，相見尤遲，但因先祖父光遠公和他相交莫逆，他們在四十歲以前，是經常聚在

一塊兒的；他的兒孫，又有很多和作者都有深厚的友誼，兩家往還，將近八九十年的關係，所以對於他一向就感着極大的興趣，而且是懷着極高的崇敬之意。

民國二十四年初夏，白石老人偕其胡夫人回湘潭故里，作者曾隨祖父往訪，遂瞻豐采之願，其後雖常見遠自北平寄貽祖父以詩畫，但作者迄未嘗與有直接筆墨之緣。及於民國三十四年秋，子役北平，才有機會時相晉接。這十年後的再次會見，不僅是他贈送作者石印所說的「相見正歡」而已，而是對於這個由木工出身，一躍為近代藝術界巨擘，在詩書畫和刻印方面又都別開生面，有其特殊造詣的白石老人的晚年生活，更加感到極深的關注。

白石老人住在北平西城的跨車胡同十五號，是一棟四合院的平房，東面臨街，黑漆的大門上開個一尺見方的洞口。作者方一扣門，便見門洞裏閃動一雙眼睛，再聽是和白石老人的一口湖南土話，就沒再盤問來歷，直接開門引進裏院北屋，也就是白石老人的畫室，廊子前置有鐵製的柵欄，南面牆壁，全部是玻璃改裝成的。當作者自道是易光遠的孫子時，祇見白石老人頓時兩眼熱淚盈盈，似有千言萬語，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。這是我一生中僅此見到感情如此充沛的老年人，印象最為深刻的。白石老人家的應門人，名尹春如，人都稱他老尹，原是清朝宮裏的太監，分配到肅王府，清末，侍候過肅親王善著。白石老人的家裏，還有其他女傭七八人，尹春如則是唯一「掛名」的男子漢。他的身材矮胖，白面無鬚，

不相識人如貿然稱他一聲「老太太」，必遭憤以閉門羹。而女傭中則以夏文珠是個有識的女子，作者初見她侍白石老人的左右，未敢貿然稱呼，但斷非曾經見過的胡夫人。白石老人察知作者有疑，隨為介紹說：「這是我的看護，夏看護。」

白石老人呼夏看護為「老夏」，她曾在北平協和醫院做過護士，於胡夫人去世後的第二年，受僱入齊家與白石老人共晨夕，能慇懃侍候其起居，並為理紙、磨墨和管理印章，甚得白石老人歡心。白石老人的三女兒憐言及夏文珠，初為人薦來是準備與父續絃的，她與良遲念諸弟妹年幼，恐為後母難，乃力加勸阻，遂易以看護名義來侍。

白石老人家裏僱傭，都是以畫為酬勞，按月分別以尺計算，諸傭工都樂為收藏，等待琉璃廠的南紙店前來收買，所得殊超過應得工資的數倍。白石老人的畫，不輕易贈人，惟此是一例外，蓋以其可抵現金支出之故。

凡門客來求白石老人畫畫、刻印，一般照所訂的潤例收取現金，雖兒女輩，亦難通融。他甚至願慮有求畫的不好意思付錢而改作送禮，故在大門上貼出「我畫畫原為賣錢，送禮者決不受。」的告白。記得曾介同鄉李□□晉謁白石老人，言其為人廉介，白石老人即席揮毫，畫一幅三尺長的「墨芋青蛙」，就詢李君別號。李君答以未曾帶錢來。白石老人說：

「你是清官，我要送你一幅畫。」  
這倒是少見，他既是有意要送，也無法推擋得住，李君祇好收了。像白石老人這樣敬重廉潔的風範，實在令人感佩。

白石老人賣畫以尺計，潤例訂明每尺若干元，加紅色和蟲鳥還要另外加價。晚近數年，又有「加一」的規定，即每十元加一元，專作酬庸夏文珠的。市井賈布，以尺量長短，白石老人賣畫如賈布，可說是對門客「公平交易」。日人橋川時雄引為可笑。白石老人自營的畫室，窗明几淨，起居作息其間，別有一番恬適悠閒的意趣，常於畫桌旁置一藤椅，每作片刻假睡，身上蓋一塊大白布。一日適橋川時雄至寄萍堂，白石老人起身隨以白布掛在手上說：「橋川先生說我是賣布的，他買這塊布來了。」

白石老人初為作者到北平洗塵，設席於西長安街的一家四川館慶林春。聞白石老人無論款待客人或家常餐飯，均習於在此，原以胡夫人為川人之故。館方「公司」言白石老人作東主時，必自帶瓜子、水菓，而不須餐館代備；若有剩餘菜餚，館方亦樂於接受他的吩咐，遣人送往他家。如此「司空見慣，習以為常」的事，人都不以為意。

作者看白石老人行止，身上發出叮噹的響聲，甚感詫異，疑為尚佩幼年牧牛時所繫的銅鈴。後始發覺，乃約數十只鈴匙，串一細練，環繞腰間，凡大門、糧房、雜櫃、畫箱、印盒等處所需者，無一不由他經管檢點，正所謂「事必躬親，巨細無遺」。且畫室中的印盒，尤殊見持慎，不僅鎖鑰連環，還附加「請君莫再偷」的封條。究其原因，乃為杜防偽造他假畫偷蓋印章，以愚世人。像他這般敬業的精神，實在是難得。

白石老人晚年居家的生活很有條理，晨每六時起身，晚九時休息，中間假睡數次，常保住得

一片心境泰然。有時揮毫作畫，有時操刀刻石，有時延客漫談，任意所之。胡夫人在世之日，家人聚在一起進餐，完全保持湘潭農家儉樸的風尚。至晚近數年，始與諸兒女分炊，每月終計口分與菜金，如行配給制度；惟煤、米仍由白石老人親手經管，每日午、晚兩餐，一麵一飯，間亦食小米、大米滲半的「二米飯」。每到烹調時，諸妯娌姐妹均入廚，於是大鍋小灶，星羅棋佈，瓦釜雷鳴，一片熱鬧氣氛，殊非一般人家所有。

白石老人自己則偏好麵食，他說：「生為南人，不喜乘船食稻，却喜跨鞍食麥。」

他尤愛以湖南的「菌油」，加在麵裏一起食。「菌油」是以寒菌和菜油熬成的。寒菌一名松菌，又稱雁鵝菌，長山野的松下，每值春秋兩季鴻雁北飛南還時候出土，其味鮮美，堪稱山珍之最。湖南長沙九如齋擅製此種菌油罐頭，可易白石老人的佳作。

湖南臘肉，亦白石老人所好。湖南湘潭農家供灶，常燒稻草，柴枝，一日三餐，炊烟時起。寒冬暮歲，一般人家準備過年，便以醃肉掛於廚房的牆壁上，時日一久，能燻成臘肉，無論烹炒，別有一番家鄉風味。白石老人在北京的兒媳，為承歡阿翁，亦常較湖南農家的作法，奈廚房的空間小，煤火熾熱，肉易溶化，她們入廚時，人須頭頂報紙，以防「油雨」。若此製成的臘肉，實遠不及湖南家鄉味，固非白石老人之所好。

白石老人還喜食園蔬山筍。他說：「余性嗜蔬筍，席有蔬菜，其味有所喜者，雖雞魚不下箸矣。」